

豪杰血



中
武林樵子作品集

◎ 远方出版社

武林樵子作品集

豪杰血

中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仁飞
封面设计:李成吾

豪杰血

武林樵子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27 字数:800 千字

2001 年元月第 1 版 2001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467—4/I·194 全三册定价 56.80 元

内容提要

明朝武宗年间，复东西两厂，使奸宦刘瑾用事，奸宦广植手下再设内行厂，陷害朝中忠良，屠戮江湖义士，妄图谋夺皇位，至使民不聊生。

朝中忠巨刘御史因于武林第一世家华家交厚，请求华家老当家派出华三少爷化名，江湖浪子花三郎进入内行厂行刺奸宦，却为内行厂高手阴山百毒门的毒药暗器所伤。生死一线之间为江湖中另一正义组织“铁血锄奸会”会主南宫玉所救，而南宫玉却为内行厂总教习“霸王”项刚的红粉知己，霸王项刚忠厚正直，为了先辈遗恩而入内行厂担任总教习，以报奸宦对其先辈之恩。南宫玉香闺之中花、项二邂逅而遇，造成误会。花三郎恰好伤愈因而羞愧离去。

花三郎离开南宫玉香闺至故人韩奎处因与西厂爪牙京城世家萧家发生冲突，因其出神入化的武功而引起东西两厂的注意，都想将花三郎收归门下，经奸宦刘瑾调解即霸王项刚的保荐而出任东西两厂总教习。其时奸宦刘瑾已发现京城中有一股组织的势力妄图对自己不利，于是命花三郎与以侦破，花三郎一经调查方知是一支正义组织与自己同样想刺杀奸宦，为了取信于奸宦与这一组织取得联系，将一名旗主缉拿回东厂，交差后花三郎亲入东厂重地将这名义士救出。并在霸王项刚的帮助下，逐步取得了奸宦的信任。

奸宦刘瑾为了铲除异己，篡夺大明江山，由江湖淫娃“散花玉女”阴小春在沈氏臣冢内秘密招纳一批江湖贩类而加以训练，其权利临驾于三厂之上。阴小春胆大妄为私自进入萧宅，将萧氏父女掳走，而其时萧女萧嫣已于花三郎互相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志铲除奸相刘瑾，并相互许以终身。花三郎在项刚、“铁血锄奸会”的帮助下，经过多方调查，并闯入统领禁军的大公主府，并得到大公主的支持后，造成种种假象，终于查出了“散花玉女”这一批方神秘力量，花三郎为救萧氏父女，铲除这一为祸人间的秘密组织，化装成匪类，孤身进入贼巢，并与项刚和“铁血锄奸会”的帮助下，终于攻破沈氏臣冢，奸灭了大批江湖匪类，诛杀万恶淫娃阴小春。

自此一役后项刚终于发现南宫玉和花三郎另有图谋，为国为民都欲诛杀奸宦刘瑾。项刚为了报答奸宦对其先人之恩和对花三郎和南宫玉的朋友之义，逼迫花三郎和南宫玉，离开京城。花三郎和南宫玉亦十分尊重项刚的为人，珍惜这般朋友之义，毅然离开京城。花三郎为了不给项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孤身一人再入京城，并已被奸宦认为义女的韩奎之女玲珑，取得联系，经过多方侦查终于进入奸宦在内行厂的密室，取得了奸宦欲图谋反的证据和龙袍，金冠等证据，在刘御史参奏下，终于将奸宦刘瑾正法。出京的路上，项刚、花三郎这对血性朋友终于又聚首了，然而项刚为了信义上得向花三郎动手，花三郎为了对朋友的尊重终为项刚所伤，一路上洒下了一串豪杰之血。

目 录

第一章	天桥	(1)
第二章	萧府寻友	(71)
第三章	二进萧府	(93)
第四章	谢 恩	(111)
第五章	太白居	(143)
第六章	萧府诡事	(172)
第七章	内行厂	(216)
第八章	霸王醉酒	(266)
第九章	白云观	(283)
第十章	萧府柔情	(354)
第十一章	金府之中	(368)
第十二章	金府捉贼	(405)
第十三章	九千岁府	(450)
第十四章	情之所钟	(501)
第十五章	勾漏双煞	(528)
第十六章	淬毒银针	(565)
第十七章	设计除奸	(603)
第十八章	深入虎穴	(627)
第十九章	天赐良机	(672)

第二十章	虎口脱险		(708)
第二一章	逼背离京		(738)
第二二章	明查暗访		(772)
第二三章	揭开疑点		(802)
第二四章	恶有恶报		(825)

第九章 白云观

韩奎抓药回来，玲珑已是面向上仰卧着，一双美目虽然仍闭着，可是小脸上已经有了红润之色，她的这一呼吸也均匀多了。

除了她仍是那么瘦，任何人都会说她是睡着了，而看不出来姑嫂她正让病魔紧紧地缠着。

花三郎坐在一边，额上有汗，脸色也有点苍白，眉宇间也掩不住那疲累之色。

韩奎是个行家，一看就知道花三郎是用内家真气渡入自己女儿体内，不但遍行了五脏六腑，奇经八脉，而且助长了自己女儿的血气流畅。

从此，自己女儿身轻体健，很难再有病魔入侵，说得那个一点，简直就能益寿延年。

韩奎忍不住心里的激动，刚要开口。

花三郎却先睁开眼说了话：“回来了，韩大哥。”

韩奎道：“三少爷，我韩家两代受华家厚恩……”

花三郎道：“玲珑的元气，耗损得很厉害，参怎么样，是不是成气候的。”

韩奎忙道：“药是前门大街‘福仁堂’抓的，大掌贵的说，是上了百年的老山参。”

花三郎道：“那就行了，京里这些药铺，都是上百年的老字

号，他们只要说了话，那比写字据，立保单还可靠，玲珑的虚弱是能治了。”

韩奎一脸感激色：“道：“三少爷……”

“韩大哥，说一句是感激，一百句也是感激，何必呢，冲咱们这份渊源，用得着这样么？”

韩奎突然而笑道：“我也知道，只是……”

忽听玲珑虚弱地叫道：“爹……”

韩奎忙望，只见床上的玲珑已经睁开了眼，这一喜非同小可，急忙放下手中药，一步跨了过去：“丫头，你醒了，快看看，谁来了。”

玲珑气很弱，道：“谁？”

花三郎站了起来，叫道：“玲珑。”

玲珑像让人拿针扎了一下，瘦弱的身子一震，霍地在枕上转过了脸，突然间，她清瘦的画颊上红意更深，一双美目都瞪圆了，重现了耀眼的光采，惊喜的大声的叫道：“三少爷，是您？”

花三郎笑道：“你说你是谁。”

“您，您回来了。”

“可不，该来看看你们爷儿俩。”

说着话，花三郎到了病榻旁。

玲珑不知道那儿来的力气，伸出枯瘦的手，一把抓住了花三郎的手：“三少爷，真是您！”

花三郎含笑道：“可不真是我，您总不至于咬咬手拨头吧。”

玲珑收回手，真要咬。

花三郎忙拉着玲珑的手，拍了拍道：

“傻姑娘，值当吗？”

“怎么不值当，只要真是你回来了，就是断条胳膊着值当。”

不知道玲珑怎么突然这么兴奋的说话，迎身要坐没来。

韩奎忙拦：“丫头……”

“爹，你伸把手扶我起来。”

韩奎道：“这怎么行。”

“怎么不行，三小爷一回来，我的病就好了大半了。”

锦奎脸色一变。

玲珑倏然红了娇靥。

花三郎心头一震，姑娘的病因池刹时明涂了三分，道：“韩大哥，就扶玲珑起来吧。”

韩奎这才应一声，把玲珑扶坐了起来。

玲珑坐是坐起来了，可是红着肚，低金头，半天没开口。

韩奎有点不安，道：“三少爷，你坐坐，我煎药去了。”

玲珑羞也好，臊也好，她总是个姑娘家，花三郎昂藏须眉七尺身，不能跟她一样，就算心里有些什么震撼，表面上不能也跟姑娘家似的。

他搬把椅子坐在了床边，笑问道：“觉得怎么样，好点儿了么？”

玲珑勾着脖子微微点了点头：“好多了，刚才不是跟你说么。”

花三郎笑道：“这么大个姑娘家了，怎么这么不知道小心，会受了风寒？”

玲珑霍地转脸，两眼直盯着花三郎：“三少爷，你精擅医术是不是？”

“只是能治点小病，谈不上精擅。”

“你一定给我留过了，是不是？”

“不错，我给你把过脉，药都抓回来了。”

“以你的诊断，我是受了风寒？”

这话问得花三郎心里一跳，道：“我的医术本来就不怎么高明。”

“你连我是对么病都没看出来，怎么能对症下药，药不对症，你这不是害我么？”

花三郎笑笑道：“要伤害别人，我也不能闭着眼害自己人啊，放心——我开的药是些清心去火的药，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玲珑还要再说。

花三郎抢了先，转移了话题：“对了，我教你的那套步法，这些日子练了没有？”

他原以为转移了话题，那知玲珑神色一黯摇了摇头：“你走没多久，我就病倒了，怎么练。”

“那也不要紧，你聪明颖悟过人，等病好了，练上两趟就行了。”

玲珑看了年玉花三郎，迟疑了一下，“三少爷，你这趟回来不走了吧。”

花三郎笑道：“难道让我学着跟你参说书，我没那本事！”

“三少爷，我说的是真的。”

“玲珑，我说的也是真的。”

“三少爷，我知道，要让你不走，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你是不是能多待些日子，就算走了，往后是不是弟常来？”

花三郎本来是打算住这儿的，可是现在他不能不慎重加以替

虑了。

他道：“我不敢说能多待些白子。可是往后常来我做得到，京几一带就这么一处亲连朋友，不上这儿来，我还能上那儿去！”

玲珑口齿启动了一下道：“你说话可要算数。”

“叔叔说的话，又什么时候不算外过？”

玲珑目光一凝：“叔叔，你真当你是我叔叔，真希望我叫你叔叔？”

“瞧你问的，我管你爹叫大哥，我不是你叔叔？难道你不该叫我叔叔？”

玲珑微一摇头：“你大不了我多少，何必托这个大，我倒觉得叫你三少爷顺口。”

两个人就这么聊着，花三郎从天南地北一个劲儿扯，绝不沾“正题”。

玲珑似乎也没在意谈什么，不过她的精神却是越来越好了，笑得也开朗多了。

韩奎端药进来，倒看待着实一怔：“三少爷。药煎好了！”

玲珑皱眉道：“我不喝，挺苦的，你说我这样还用吃药？”

韩奎脸色微整：“丫太……”

花三郎一笑而起：“别让我这个人治病的下不了台。趁热喝了吧，我开的这帖药，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绝错不了的。”

玲珑还待再说，花三郎伸手从韩奎手里接过了碗，道：“这样吧，我来侍候汤药。”

韩奎忙道：“这怎么教当，三少爷你这不是折她。”

花三郎道：“韩大哥这是怎么说话来着，什么折不折：你没我的面子大，不让我端着碗，玲珑未必愿当把这碗药喝下去，不

信你试试看。”

韩奎深望玲珑，玲珑玫瑰颊泛红，眉宇间洋溢着欲掩显的喜悦，眨动了一下美目，没说话。

韩奎明白，恐怕还真是这样，玲珑都这么大个姑娘家了，尤其当着花三郎，总不能连唬带骂的逼着让她把药喝了，为了自己的爱女，也只有迁就点儿了，是以玲珑没说话，他也没作声。

没作声当然就晕默许了。

花三郎端着药走近床边，道：“来吧，姑娘，我端着，你就这么将就喝吧，闭着眼，一口气喝完它，别出气。”

玲珑真就这么喝了，可是她没闭眼，中间也歇了一口气。

她没嚷苦，甚至连眉头也没皱一皱。

药不苦？那是东吴大将贾化“假话”，利于病，必得苦口良药，只不过如今端在花三郎的手里，姑娘的小嘴儿就觉它变了味儿，跟碗冰糖水似的。

一碗药喝的点滴不剩，花三郎笑道：“玲珑真乖。”

玲珑一怔，带着嗔意白了花三郎一眼：“乖，你把人当成几岁了，还吃奶的孩子？”

花三郎笑道：

“在做长辈的眼时，你还想大到去那儿。”

玲珑气得鼓了腮帮子：“早知道我一口也不喝。”

花三郎笑了。

药，玲珑是喝了，她没觉得苦，可是那股苦味儿全跑到了韩奎的心里，他是宁愿那碗药，苦的让玲珑喝了，然后道：“刚起完药，躺下歇会儿，我和你爹上前头坐去。”

玲珑忙道：“不，我不要紧……”

“我知道你不要紧。”

花三郎道：“我也没说你要紧，我只是叫你吃完饭后歇会儿，静静的让药劲儿行开。”

玲珑道：“起来走走，不是药劲儿行开的更快吗？”

韩奎道：“丫头，你可不小了。”

玲珑想说什么。

花三郎拦了话头：“听话，躺不歇会儿，我和你爹只是上前头聊聊。”

玲珑一看没办法，只得就台阶下了，道：“你可不许走啊。”

“走？谁说我要走了。”花三郎道：“我也得舍得啊，还没等你病好了，做没等你病好了，做两样顺口的菜给我下酒呢。”

玲珑兴奋的道：“这可是你说的。”

“当然，出自我口，入自你耳，还有你爹爹这个人证当面，错不了。在没吃着你做的菜之前，赶都未必赶得走我呢。”

说完了话，他带笑拉着韩奎出屋去了。

姑娘玲珑，即是一阵惊喜，又是一降兴奋，她可没听花三郎的话，猛然掀被而起下了床，穿上绣花鞋刚下床，头一昏，眼一花，差点儿栽倒，她忙扶住了桌角，稳了稳自己，待脸上恢复了些血色，她急忙地化妆台前坐下，拿起牙梳梳起头来了，接下来，当然是薄施脂粉，微点线唇……

花三郎一路往前走，脸色有点沉重，可是到了前头以后，他马上又恢复了正常，笑着道：“韩大哥放心吧，我敢保姑娘明个儿就能下床了。”

韩奎的神色，就是带那么点儿不自在，而且说话犹豫欲语还休的：“三少爷……”

花三郎道：“本来我想来看看就走的，可是现在，只有多待上一两天，等玲珑完全好了再走了。”

韩奎脸上掠过一丝异色：“三少爷，我不知道应怎么办才好，不想让你走，可又怕耽误你的正事。”

韩奎话是这么说的。

可是花三郎懂他的真正意思，笑笑道：“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怕耽误正事，可是更怕玲珑病再犯了不好治。”

韩奎脸色猛一变：“三少爷，当然是你的正事为重。”

花三郎道：“韩大哥，你只是这么一个女儿，加以我深知你们父女间的亲情，我怎么敢让这份疚落在我身上。”

韩奎沉默了一下道：“三少爷，你的好意我懂，可是丫头这病是治不好的病，即是治不好的病，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束手无策，往后去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也全看她，自个儿的命了。”

花三郎吁了一口气：“韩大哥，自己人，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你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难，天底下也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可是眼前这一件……”

韩奎道：“你也不必管得太多，谁让她自己沾上这么个治不好的病！”

花三郎微微一笑，道：“韩大哥，你等于是看着我长大的，应该比谁都了解我，我不是这意思……”

韩奎脸一红，突地一阵惊慌道：“三少爷……”

花三郎抬手拦住了韩奎的话头：“韩大哥你是个十足的老江湖，道儿上的经验历练，你比我多，但是对于姑娘家的心，你知道的未必如我，玲珑还是个孩子，也就是说，她现在的想法还不成熟……”

“三少爷，我宁愿是这样。”

“呃？”

“知女莫着父，玲珑的年纪是嫌小了些，可是她益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返的姑娘家，在外头跟着我跑了这么多年加以她娘去得早，这个家就等于全由她一个人操持，以我看，她所知所懂的，要比跟她同年岁的姑娘家多得多！”

花三郎所以说玲珑的想法还不成熟，是基于他觉得玲珑还带着几分稚气，也是他是拿玲珑跟南宫玉比。

但是实事的情形是这样么？

是他对了，还是韩奎对了。

倒不是花三郎地有什么门户之见，也不是因为谁的先入为主，而是他始终拿玲珑当孩子，甚至当晚辈，若是有点什么，会让他觉得有一种罪恶感。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种想法是否正确。

锦奎说完了话。花三郎地皱了眉，他怎么办？

走，怕的是玲珑受不了这么个打击，这种病再犯，那就不是那么好治的了。

不走，又怕玲珑越陷越深，叫他将来如何善后？

花三郎他坐在那儿，半天没能说出话来。

韩奎看着他，脸上的表情相当痛苦，他又能怎么办。

女儿是他的，是他的命根，可是又偏偏他不能勉强花三郎怎么样尤其是他压根儿，就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女儿配不上，口齿启动了一下，他刚要说话。

花三郎听见了什么，抬眼外望。

果然，打外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东厂的，大档头巴天鹤，

带一多番子。

韩奎一怔端了起来。

巴天鹅却向花三郎躬下了身：“总教习，可让属下找到你了。”

花三郎坐着没动，“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巴天鹅陪笑道：“是项爷说你在朋友家。可连他也不知道你的朋友住在那儿。”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总教习，京畿一带，还有厂中术人找不到的地方么，何况项爷告诉属下，你这位朋友是在天桥说书的。”

花三郎淡然道：“真难为你们，找我有事儿？”

巴天鹅神情一肃，躬身道：“督爷有要紧事，急着见你！”

花三郎一听，马上想到了项刚告诉他的事，应该没错，除了这件真正急要的大事，项刚绝不会让东厂的人跑来找他

他站了一起来，道：“督爷在那儿？”

“在厂里候着你的大驾呢。”

花三郎转望韩奎：“韩大哥……”

眼角余光了下曾见，通后头门里站着个人，是玲珑，光梳头，凉洗的脸，还薄施香粉点了胭脂，衣服也换过了，显然是刻意打扮过，可就是一张娇靥如今白能伤害。

韩奎也看见了，一怔：“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

“是！”

巴天鹅恭应声中躬身，带着那名番子走了。

花三郎转过脸去：“玲珑，你怎么出来了。”

玲珑的语气冰冷，还带着极力压制的颤抖：“幸亏我出来了，